

## 试飞英雄

张子影

### 10.千奇百怪的特情

“最后,前起落架放了一半,没全部放下来,没上锁,就是随时可以收起来,就这样落地了。”张海轻描淡写地说道。

“当时喇叭叫得也挺吓人的,如果机头直接接触地,我腿就没了,因为我坐在前面。”最后这一句,他是轻声说的,在我,却如同雷霆。

落地后查明,起落架装置中一个胶管里塞了个铆钉。这小家伙像蘑菇一样来回滚转着,最后被卡住了,造成了起落架放不到位。

一个铆钉却可能冒险地成为一桩惊天事故的隐患。听到这个故事,我倒吸一口凉气。

试飞员面对的特情千变万化,千奇百怪。试飞部队长陈章,给我讲过一件事,在此我将时间地点前奏什么的略过,只讲主要的:

那一次陈章大队长遇到的危险是在地面——那天他试飞歼教 7,他开车滑出时,发现飞机的挡板推起来比平时费劲——这完全是一种手上的感觉。类似于我们开车时说的方向盘比平时偏重或者是偏轻,这种感觉必须是对此型飞机极端熟悉的手感才能觉出来——因为你没有现实的可比性,你只能与自己记忆中的状态比较。

陈章毫不犹豫地报告指挥台,要求重新检查飞机,终止起飞,然后他把飞机滑回来,直接进库。说一声“飞机有问题”,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在他的描述指点下,机务人员并没有花多少工夫,就找到原因:原来是飞机在安装时有块挡板没放到位,位置差了一点儿,挡板就把推杆顶住了,出厂检查又没能查出来。

看似一点小小的位置误差,却是巨大的隐患,如果陈章忽略了这一点感觉,继续起飞的话,这架飞机绝对飞不回来了。

对于陈章来说,类似的飞行中遇到特情是常有的事,这件小事他只是按习惯记录在飞行记录本上,回家并没有提起。到了年底,飞机公司召开全体员工大会,出于感激,厂家



在会上提起这件事,要求地面各部门人员一定要细心谨慎,尽职尽责。

陈章的爱人就是这家公司的。坐在会场里听着听着,当场就哭了起来。

陈章来自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地方——安顺。这个有着美好愿望地名的地方,的确,试飞员们用他们的卓越给予了最好的注释。

试飞员邹建国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:

有一年的 8 月,他和试飞员张贻来驾歼轰 7(飞豹)执行出厂试飞前的滑行任务。前舱张贻来,后舱邹建国。

在得到起飞命令时,飞机开始滑行,滑出后在跑道滑行,塔台里的指挥员目测就能看到飞机在渐渐右偏,前舱的张贻来看来是在修正,但飞机依然侧偏,后舱的邹建国用无线电呼叫前舱,没有听到回应,他立即切换操作,一边呼前舱,一边减速,并对飞机进行了纠偏,在这短短十几秒的操作中,他感到了头晕、呼吸急促。

邹建国毫不犹豫地一把扯下了脸上的氧气面罩。

他沉着地向指挥员报告,同时操作飞机回转,一边继续呼叫前舱试飞员。他看到,前舱试飞员的身体已倾向一边,处于侧倒状态,他判断前舱是昏迷失去知觉了。

在飞机返回途中,他迅速将张贻来的情况报告地面,飞机停稳后,医护人员和设备直接抵达舷梯下,座舱门一开,立即施救。

后来的事故调查发现,造成试飞员昏迷的原因是,飞机氧气系统错误地储存了工业氮气(氧气含量低于 1%),试飞员吸入过量氮气造成急性缺氧而昏迷。

脑缺氧昏迷造成的脑损伤是以秒计算的,时间越长,损害越大且不可逆。由于邹建国及时发现报告,地面救助及时,为实施对前舱试飞员的抢救提供了宝贵的时间,避免了一起重大事故的发生,挽救了国家财产,挽回了战友的生命。

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故,很长时间后还被试飞员们常常提及,工厂方面更是对当事人作了严厉的处罚并警醒全厂。如果不是邹建国快速反应,再过十几秒,他也会陷入昏迷,而此时飞机如果离了地,绝无生还可能。

### 10.回家(下)

高秉涵并不甘心。他把信寄到美国的同学家,辗转再寄回大陆。这样一来,就把台湾的痕迹擦得干干净净,对自己,对母亲,都是保护。

想想也是讽刺,不就是一页家书吗?儿子告诉母亲他很好,成家了,问母亲还在不在。但就是这简单几句话竟三十年没能寄出。

信里装着高秉涵几十年的惦记,漂洋过海,舍近求远地到了大陆。回信等了好久。有一天,太太告诉他,香港寄过来的,大陆来信了。突然,老茧遍布的心一下子变得脆弱纤细。

从荷兰来的信摆在眼前,却连动都不敢动。三十年的思念,一开始像突然失明,疯狂地想摸到、看到;如今有人告诉他,有能看见的希望,他却突然安静了。这个信息太大太重,他不敢去碰。高秉涵把信放在怀里搂了一宿。

老人对我说,他是怕啊。三十年,心里再苦,也有个盼头。如今,把信盼来了。答案就在里面,娘在哪?娘怎么样了?娘还在不在?三十年过去,娘应该有 80 岁了,怕娘等不住了,所以不敢打开。一夜过去,又过了一个白天。晚上,高秉涵终于打开了信。心急呀,恨不得一眼就看完,但是眼睛却又放慢了脚步,用最慢的速度一个字一个字地看,每一个字都是娘的目光。

第一段看完,高秉涵就放下了信,不看了。果然,娘没了,去年刚没的。虽然娘在娘不在,都是见不到。但娘活着,那个曾经的家就在,他就是完整的。高秉涵知道那是一个梦,可他宁愿在梦里多待一会儿。母亲走了,母亲的样子永远地停留在他 13 岁的记忆里。

曾经急切盼望两岸能通信,在接到这封信后,高秉涵却真希望两岸不要通邮,那样的话娘就永远活在对岸,直到自己去另一个世界找娘。

“两岸开放后,我的一个同乡找到了妈妈,可我的妈妈永远找不到了。”高老先生边说边流泪,说到哽咽处停下,用手背抹泪。

母亲的爱是不能被替代的。老先生说,弟弟给了他母亲的两件长衫,他挂在书房里,每

次出行都要用头顶顶母亲的衣服,把娘的衣袖放在头上,就当娘摸摸。

人活到 80 岁,就不怎么在乎外界了。老先生可以说着说着就哭,流出泪水就用手背去抹。人的一生走的也许并不是一条直路,老人和孩子,行为举止越来越相像。可对我这个刚走到路中途的人来说,看着老者在那一刻变成孩童,心理冲击还是很大的。高秉涵 80 岁,却一点儿都不恐惧死亡,他离终点越近,离母亲也就越近。

80 岁生日,从不过生日的他过了一回,心里许下了一个愿望,事后告诉太太还是“想娘”。

娘没了,故土就是娘。两岸关系恢复正常以后,高秉涵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。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回家的。当年在逃难队伍中给过他帮助的国民党兵,纷纷故去,高秉涵在两岸恢复正常关系后,就开始把大哥哥们的骨灰带回老家。在他心里,这是报恩。当年如果那些老兵没有给他一口吃的,他就活不到台湾。当年他们把他带去,今天他就要把他们送回。二十多年,他往返大陆不知多少趟,把一百多位老兵的骨灰送回大陆的亲人手里,落叶归根,让他们在天上能看见自己回了家。

高老先生一辈子盼的是团聚,是能回到那个完整的家。老先生本以为通邮、通航后就能通心,但是人心远比海峡更深不可测,心路上的机关和障碍也远比想象的更幽暗复杂。

两岸是一家,在高秉涵心中天经地义;到了他孙女,面对磅礴的长江、黄河,孙辈们除了“哇”的感叹,丝毫不觉自己与这里有着血脉的联系。

几十年对人来说很长,对历史来说不过一瞬,现在孙辈们受到“文化台独”的熏染,但是他们血管里父辈的血能被换掉吗?开口能不说闽南话?提笔能不写方块字?活到现在,他渐渐感知到与亲人故土间的神秘纽带,看不见,但永远存在。

老先生在坦然,甚至欢快地走在人生旅途的末段。他一生坎坷,内心饱受折磨,他平静地等待与母亲相聚。

我更希望他长寿。

## 懂得

董倩

